

恢張，從橫揮霍，詩品爲之一變。要其爲國愛君，感時傷亂，憂黎元，希稷<sup>(高)</sup>生平抱負，莫不流露於中，詩之變，情之正者也。其論七言亦云：「初唐風調可歌，氣格未上。至王、李、高、岑，馳騁有餘，安詳合度，爲一體。李供奉鞭撻海岳，驅走風雲，非人力可及，爲一體。工部沈雄激壯，奔放險幻，如萬寶雜陳，千軍競逐，天地渾奧之氣，至此盡泄，爲一體。錢、劉以降，漸趨薄弱。韓文公辟厲風發，又別爲一體。」并謂「新寧高氏，列杜氏爲大家，具有特識」。乃知王、沈之旨，後先一揆，洵爲學詩者之準則。然王氏專宗神韻，搜探較隘；沈則崇尚體裁，無美不備。故其言曰：「王、楊、盧、駱，唐初一體。老杜所云『不廢江河萬古流』也。白傳諷諭，有補世道人心。《本傳》所云『歲時之病，補政之缺』也。張、王樂府，委折深婉，曲道人情，李青蓮後之變體也。長吉嘔心，荒<sup>(修)</sup>古奧，怨懟愁悲，杜牧之許爲楚騷之苗裔也。而皆羅致不遺，其所見亦恢廣矣。蓋詩本性情，學詩者亦仁智不同，必懸一鵠而強人之從我，亦太覺其泥已。」又其論律絕云：「五言律陰鏗，何遜、庾信、徐陵已開其體。唐初人研揣聲音，穩順體勢，其製大備。神龍之世，陳、杜、沈、宋，如渾金璞玉，不須雕琢，自饒名貴。開、寶以後，李太白之穠麗，王摩詰、孟浩然之自得，分道揚鑣，并推極勝。杜少陵獨開生面，寓從橫顛倒於整密中，故應超然拔萃，終唐之世，變態雖多，無有越諸家之範圍者矣。」

「七律，平叙易於徑直，雕鏤失之佻巧，比五言更難。初唐英華乍啓，門戶未開，不用意而自勝。後此摩詰、東川、李<sup>(修)</sup>容大雅。時崔司勳、高散騎、岑補闕諸公，實爲同調。大曆十子，及劉賓客、柳柳州其紹述也。少陵胸次闊闊，議論開辟，一時掩盡諸家。義山咏史，其餘響也。」

「五言長律，貴嚴整，貴勻稱，貴屬對工切，貴血脈動蕩。唐初應制贈送諸篇，王、楊、盧、駱、陳、杜、沈、宋、燕、許、曲江并皆佳妙。少陵出而瑰奇宏麗，變動開合，後此無能爲役。元、白酒酒百韻，使事工穩，但流易有餘，變化不足耳。」

「五絕，右丞之自然，太白之高妙，蘇州之古澹，純是化機，不關人力。他如崔顥《長干曲》、金昌緒《春怨》、王建《新嫁娘》、張祜《宮詞》等，雖非專家，亦稱絕調，後人當於此問津。七絕貴言微旨遠，語淺情深，如清廟之瑟，一唱三嘆，而有餘音。開元時，龍標、供奉，允稱神品。外此高、岑起激壯之音，右丞作淒惋之調，以至「葡萄美酒」之詞，「黃河遠上」之曲，皆擅場也。後李庶子、劉賓客、杜司勳、李樂南、鄭都官諸家，托興幽微，克稱嗣響。」

然則據王、沈兩家所論，而有唐一代詩篇之抉擇，亦約略在是矣。今更就唐詩高處述之，如宋洪容齋云：「唐人歌詩，其於先世及當時事，直辭咏寄，略無避隱。至宮禁<sup>(變)</sup>呢，非外間所應知者，皆反覆極言而上之，人亦不以爲罪，如白樂天《長恨歌》、《諷諫》諸章，元微之《連昌宮詞》始末，皆爲明皇而發。杜子美尤多，如《兵車行》、《前後出塞》、《新安吏》、《潼關吏》、《石壕吏》、《新婚別》、《垂老別》、《無家別》、《哀王孫》、《悲陳陶》、《哀江頭》、《麗人行》、《悲青阪》、《公孫舞劍器行》，終篇皆是。其他波及者，五言如「憶昨狼狽初，事與古先別」，「不聞夏商衰，中自誅褒姒」，「是時嬪妃戮，連爲糞土叢。中宵焚九廟，云漢爲之紅」，「先帝正好武，襄海未凋枯。拓境功未已，元和辭大墟」，「內人紅袖泣，王子白衣行。毀廟天飛雨，焚宮火徹明」，「南內開元曲，當時弟子傳。法歌聲變轉，滿座

涕淚漫，「御氣雲樓敞，含風彩仗高。仙人張內樂，王母獻官桃。」須爲下殿走，不可好樓居。固爲牽白馬，幾至著青衣。「毒馬悲公主，登車泣貴嬪。」兵氣凌行在，妖星下直廬。「落日留王母，微風倚少兒。」能畫毛延壽，投壺郭舍人。「門鷄初賜錦，舞馬更登床。」驪山絕望幸，花萼罷登臨。「殿瓦鴛鴦拆，宮簾翡翠虛」。七言如：「關中小兒壞紀綱，張后不樂上屬忙。」天子不在咸陽宮，得不哀痛塵再蒙。「曾貌先帝照夜白，龍池十日飛霹靂。」要路何日罷長戟，戰自青羌連白蠻。「豈謂盡煩回紇馬，翻然速救朔方兵」。如此之類，不能悉書。此下如張祜賦《連昌宮》、《元日仗》、《千秋樂》、《大酺樂》、《十五夜燈》、《熱戲樂》、《上巳樂》、《郊王小管》、《李謨笛》、《退宮人》、《玉環琵琶》、《春鶯囀》、《寧哥來》、《容兒鉢頭》、《郊娘羯鼓》、《耍娘歌》、《悖孛兒舞》、《華清宮》、《長門怨》、《集靈臺》、《阿鵝湯》、《馬嵬歸》、《香囊子》、《散花樓》、《雨霖鈴》等三十篇，大抵咏開元、天寶間事。李義山《華清宮》、《驪山龍池》諸詩亦然，今之詩人，不敢爾也。「觀容齊此論，則唐詩之遠出宋上，略可見矣。」

至其所以能高，則端由其品格之各判，非若後世之徒諧聲律也。觀於司空表聖之《二十四詩品》：曰「雄渾」、曰「沖淡」、曰「纖濃」、曰「沈著」、曰「高古」、曰「典雅」、曰「洗煉」、曰「勁健」、曰「綺麗」、曰「自然」、曰「含蓄」、曰「豪放」、曰「精神」、曰「縝密」、曰「疏野」、曰「清奇」、曰「委曲」、曰「實境」、曰「悲慨」、曰「形容」、曰「超詣」、曰「飄逸」、曰「曠達」、曰「流動」、分晰至爲詳盡。又復形容贊嘆，各極其妙。使學者尋玩而不止，此一詩所以有一詩之品第也。

又《與李生書》，自列其詩之有得於文字之表者，二十四韻，以爲得味外味。東坡容齋，俱深契之。書云：「愚幼賞自負，既久而愈覺缺然。得於春景，則有「草嫩侵沙長，冰輕著雨消」。又「人家寒食月，花影午時天」。又「雨微吟思足，花落夢無聊」。得於山中，則有「坡暖冬生笋，松涼夏健人」。又「川明虹照雨，樹密鳥衝人」。得於江南，則「戍鼓和潮暗，船燈照島幽」。又「曲塘春盡雨，方響夜深船」。又「夜短猿悲滅，風和鵲喜靈」。得於塞下，則有「馬色經寒慘，雕聲帶晚飢」。得於喪亂，則有「騷騷思故第，鷓鴣失佳人」。又「鯨鯢人海潤，魑魅棘林幽」。得於道宮，則有「棋聲花院閉，幡影石壇高」。得於夏景，則有「池涼清鶴夢，林靜肅僧儀」。得於佛寺，則有「松日明金像，苔龜響木魚」。又「解吟僧亦俗，愛舞鶴終卑」。得於郊園，則有「遠坡春早慘，猶有水禽飛」。得於樂府，則有「晚妝留拜月，春睡更生香」。得於寂寥，則有「孤螢出荒池，落葉穿破屋」。得於樞適，則有「客來當意慍，花發遇歌成」。雖庶幾不瀕於淺濶，亦未廢作者之譏訶也。七言云：「逃難人多分隙地，放生鹿大出寒林」。又「得劍乍如添健僕，亡書久似憶良朋」。又「孤嶼池痕春漲滿，小欄花韻午晴初」。又「故國春歸未有涯，小欄高檻別人家」。五更惆悵回孤枕，猶自殘燈照落花」。又「甲子今重數，生涯只自憐。殷勤元昨日，旁午又明年」。皆不拘一概也。蓋絕句之作，本於詣極。此外千變萬狀，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，豈容易哉？今足下之詩，時輩固有難及，備復以全美爲上，即知味外旨矣。」此唐人自論其詩之言，尤宜體認。

至如皎然《詩式》，船山王氏，夫固辭而闕之矣。雖於體勢、作用、四聲、宗旨、取境諸篇，言之綦

又有語意勢三同之說。一偷語詩，例云：如陳後主詩「月光天德」，取傅長虞「月光太清」，上三字語同，下二字義同，是為最鈍。二偷意詩，例云：如沈佺期詩「小池殘暑退，高樹早涼歸」，取柳惲「太液滄波起，長楊高樹秋」，是亦未可原恕。三偷勢詩，例云：如王昌齡詩「手携雙鯉魚，目送千里雁。悟彼飛有適，嗟此罹憂患」，取嵇康「目送歸鴻，手揮五弦。俯仰自得，游心太玄」，此則才

巧意精，若無痕迹，蓋猶偷狐白表手，可從漏網者也。又《辨體十九字》：高、風韻切轉曰高。逸、體格開放曰逸。貞、故詞正直曰貞。忠、臨危不變曰忠。節、持節不改曰節。志、立志不改曰志。氣、風清歌吹曰氣。情、緣情不盡曰情。思、氣多含蓄曰思。德、詞風而正曰德。誠、檢束防閑曰誠。閑、性情疏野曰閑。達、心迹曠誕曰達。悲、傷甚曰悲。怨、詞理凄切曰怨。意、立言曰意。力、體裁勁健曰力。靜、非如松風不動，林狖未鳴，乃謂意中之靜。遠、非謂蓬萊望水，杳杳看山，乃謂意中之遠。

又辟四聲八病云：「沈休文酷裁八病，碎用四聲，故風雅殆盡。後之才子，天機不高，為沈生病法所媚，懵然隨流，溺而不返。」此又通論作詩之要，可資取法者也。案：沈約聲病之說，見於宋魏慶之之《詩人玉屑》，其言云詩病有八：

- 一曰平頭。第一第二字，不得與第六第七字同聲。如「今」(日)良宴會，(歡)樂雞具陳，「今、歡皆平聲，日、樂皆入聲。」
- 二曰上尾。第五字，不得與第十字同聲。如「青青河畔草」，鬱鬱園中(柳)，「草、柳皆上聲。或引作「西北有高樓，上與浮雲齊」。
- 三曰蜂腰。第二字，不得與第五字同聲。如「聞(君)愛我(甘)，竊(欲)自修(飾)」，「君、甘皆平聲，欲、飾皆入聲。」
- 四曰鶴膝。第五字，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。如「客從遠方(來)，遺我一書札。上言長相(思)，下言久離別」，「來、思皆平聲。」

五曰大韻。如聲鳴鳥韻，上八字，不得用驚、傾、平、榮字。

六曰小韻。除第十一字外，九字中，不得有兩字同韻，如「遙」、「條」不同。

七曰旁紐。八曰正紐。十字有兩字疊韻爲正紐。若不共一紐，而有雙聲爲旁紐。如「流」、「久」爲正紐，「流」、「柳」爲旁紐。八種惟「上尾」、「鶴膝」最忌，餘病亦皆通。

王元美《藝苑卮言》云：「休文拘滯，正與古體相反，惟於近律差有關係耳，然亦不免商君之酷。

後四病尤無謂，不足道也。」其意亦本之皎然云。顧起衰之功，端推李白。不有李氏，則射洪結微，曲江響絕，雖有少陵，將一木安能支大厦乎？今觀其《古風》一卷，上薄風騷，而指斥時事，足稱詩史。李陽冰稱其「不讀非聖之書，耻爲鄭、衛之作，凡所著述，言多諷興，洵不誣也。茲就盛唐以來諸家品第，略爲詮次如下，備考證焉。

李白，字太白，蜀人。初隱岷山，志氣弘放，飄然有超世之心。益州長史蘇頌見而異之，比諸相如。天寶初，至長安，賀知章見其文，嘆爲謫仙，言於明皇，遂得召見。旋游山東，縱酒自放。族人陽冰爲當塗令，因往依之，以疾卒。陽冰爲集其文序之。略云：「陳拾遺橫制頹波，天下質文，翕然一變。至今朝詩體，尚有梁、陳宮掖之風，至公大變，掃地并盡。今古文集，退而不行。唯公文章，橫被六合，可謂力敵造化歟！」管世銘云：「太白樂府咏古諸題，合節應弦，極經意之作也。尋常酬應，亂頭粗服，不經意之作也。於經意處得其深奇，於不經意處得其灑脫。」又云：「《贈江夏韋太守》八百三十字，生平略具。縱橫恣肆，激宕淋漓，真少陵《北征》勁敵。後人舍此而舉昌黎《南山》，失其倫矣。歌行長句，縱橫開闔，不可端倪。高下短長，唯變所適。昂昂若千里之駒，泛泛若水中之鳧，太白斯近之矣。其五律如聽鈞天廣樂，心開目明；如望海上仙山，雲起水涌。或通篇不著對偶，而興趣天然，不可湊泊。常尉孟山人時有之，太白尤臻其妙，不知者襲入古詩，反減其美。」姚鼐亦云：「盛唐人禪也，太白則仙也。於律體中以飛動稟姚之勢，運曠遠奇逸之思，此獨成一境者也。」余按太白一生心事，以蕭十<sub>補注</sub>最得其隱。至陳沆《詩比興箋》出，而愈極其詳，誠讀李者所宜取則也。

杜甫，字子美，審言之孫。初應進士不第，後獻《三大禮賦》，明皇奇之，召試文章，授京兆府兵曹參軍。肅宗即位靈武，甫自賊中遁赴行在，拜左拾遺。以論救房琯，出爲華州司功參軍。久之補京兆府功曹，未赴。嚴武鎮蜀，妻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，賜緋。乃日於成都浣花里，種竹植樹，枕江結廬，縱酒嘯歌其中。武卒，之東蜀，就高適。適已卒，蜀亦大擾，乃游衡湘，卒於耒陽。元稹志其墓云：「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。始堯舜時，君臣以廣歌相和，是後詩人繼作，歷夏、殷、周千餘年，仲尼緝拾遺編，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，其餘無聞焉。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，然猶去風雅日近，尚相比擬。秦、漢已還，採詩之官既廢，天下妖謠、民謠、歌頌、諷賦、曲度嬉戲之詞，亦隨時間作。至漢武帝賦《柏梁詩》，而七言之體興。蘇子卿、李少卿之徒，尤工爲五言，雖句讀文律各異，雅、鄭之音亦雜，而詞意簡遠，指事言情，自非有爲而爲，則文不妄作。建安之後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，曹氏父子，鞍馬間往往橫擧賦詩，其道壯抑揚，冤哀悲離之作，尤極於古。晉世風

概稍存，宋、齊之閑，教失本根，士子以簡慢、飲習、舒徐相尚，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，蓋吟寫性靈，流連光景之文也，意義格力固無取焉。陵遲至於梁、陳，淫艷刺飾，僂巧小碎之詞劇，又宋、齊之所不取也。唐興，官學大振，歷世之文，能者互出。而沈、宋之流，又研練精切，穩順聲勢，謂爲律詩。由是文體之變極焉。然而莫不好古者遺近，務華者去實，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，工樂府則力詘於五言；律切則骨格不存，閑暇則纖穠莫備。至於子美，蓋所謂上海風雅，下該沈、宋；言奪蘇、李，氣吞曹、劉；掩顏、謝之孤高，雜徐、庾之流麗；盡得古今之體勢，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。」又云：「李白壯浪縱恣，擲去拘束，模寫物象，及樂府歌詩，誠亦差肩子美矣。至如鋪陳終始，排比聲韻，大或千言，次猶數百，詞氣豪邁，而風調清深，蜀對律切，而脫棄凡近，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籬，況堂奧乎？」又孫僅序其集云：「中古而下，文道繁富，風若周，騷若楚，文若西漢，咸角然天出，萬世之衝軸也。後之學者，警實鑿正，不守其根，而好其枝葉。由是日誕月艷，蕩而莫返。曹、劉、應、楊之徒唱之，沈、謝、徐、庾之徒和之，爭柔門葩，聯組擅纈。萬鈞之重，爍爲錙銖；真粹之氣，殆將滅矣。洎夫子之爲也，剔陳、梁、亂齊、宋，扶晉、魏。其淫波，遏其煩聲，與周楚、西漢相準的。其響邇高聲，則若鑿太虛而噉萬嶺；其馳驟怪駭，則若仗天策而騎箕尾；其首截峻整，則若儼鈞陳而駕雲漢。樞機日月，開闢雷電，昂昂然神其謀，挺其勇，握其正，以高視天壤，趨入作者之域，所謂真粹氣中人也。公之詩支而爲六家：孟郊得其氣焰，張籍得其簡麗，姚合得其清雅，賈島得其奇僻，杜牧、薛能得其豪健，陸龜蒙得其贍博，皆出公之奇偏爾。尚軒軒然自號一家，嚇世烜俗，後人師擬不

暇，矧合之乎？風騷而下，唐而上，一人而已。」管世銘云：「工部五言，盡有古今文字之體。《前後出塞》、《三別》、《三吏》固屬詩中絕調，漢魏樂府之遺音矣。他若《上韋左丞書體也》、《留花門》論體也、《北征》賦體也、《送從弟亞序體也》、《鐵堂》、《青陽峽》以上諸詩記體也、《遭田父泥飲》頌體也、《義鵬》、《病柏》說體也、《織成綉段》箴體也、《八哀》碑狀體也、《送王儉》紀傳體也。可謂字籠衆有，揮斥百家。至七古則隨物賦形，因題立制，如怒貌扶石，如香象渡河，如秋隼搏空，如春鯨跋浪。如洞庭張樂，魚龍出聽。如昆陽濟師，瓠瓠皆震。如太原公子，楊裘高步而來。如許下狂生，蹀躞操槌而至。千態萬狀，不可殫名。悲喜無端，俯仰自失。觀止之嘆，意在斯乎？」又云：「少陵一生，篤於倫誼，「夢中吾見弟，書到汝爲人」，同氣之愛也。「香霧雲鬟濕，清輝玉臂寒」，伉儷之情也。「世亂憐渠小，家貧仰母慈」，父子之恩也。「一病緣明主，三年獨此心」，「盡哀知有日，爲客恐長休」，友朋之誼也。至於愛君愛國，每飯不忘，尤不可以枚舉。其得於詩之本者，厚者，故曰詩聖。至七律尤曲盡其變，蓋昔人多以自在流行出之，作者獨加以沈鬱頓挫。其氣盛，其言昌，格法、句法、字法、章法，無美不備，無奇不臻，橫絕古今，莫能兩大。《諸將》五首，直以天下全局運量胸中。如借兵回紇，府兵法壞，宦官監軍，皆關當時大利大害，而廷臣無能見及者。氣雄辭傑，足以稱其所欲言。

高適，字達夫，渤海蓆人。舉有道科，釋褐封邱尉。哥舒翰表爲左鑣衛兵曹掌書記，進左拾遺，轉監察御史，節度淮南，貶蜀彭二州刺史，進成都尹，劍南西川節度使。入爲刑部侍郎，散騎常侍，

封渤海縣侯。卒贈禮部尚書，謚曰忠。喜功名，尚氣節。年過五十，始學爲詩，以氣質自高。開寶以來，詩人之達者，惟適而已。

岑參，南陽人。本文之後，少孤貧，篤學，天寶三年進士。由宰府參軍，累官右補闕，論斥權佞，代宗總戎陝服，委以書奏之任，出刺嘉州。杜鴻漸鎮西川，表爲從事，以職方郎，兼侍御史，領幕職，使罷，流寓蜀中卒。其詩八卷，杜確序之。謂其「屬辭尚清，用意尚切，迫拔孤秀，出於常情。每一篇出，人爭傳寫，比諸吳均、何遜焉。」楊慎亦云：「參當天寶，與杜子美并世。子美數與唱酬，比之謝朓。又薦之肅宗，稱其識度清遠，議論雅正，時輩所仰，可備獻替。」子美自許甚高，其立朝他無所見，獨薦此一人耳。不知其人，視其與子美所推轂，其人可知矣。

王維，字摩詰，河東人。開元九年進士第一，天寶末，官給事中。安祿山陷兩都，爲賊所得，服藥陽暗，拘於菩提寺。祿山宴凝碧池，維潛賦詩悲悼，聞於行在，賊平有罪。官至尚書右丞。維工書畫，尤以詩名。天寶之際，寧、薛諸王，駙馬豪貴，無不拂席相迎。嘗得宋之間朝川別墅，山水絕勝，頗多賦咏。殷璠《河岳英靈集》，稱其詞秀調雅，意新理愜，在臬爲珠，著壁成繪，一句一字，皆出常境。蘇軾亦云：「維詩中有畫，畫中有詩也。」

孟浩然，襄陽人。少隱鹿門山，年四十，乃游京師。賦詩太學，值秋月新霽，浩然句云：「微雲淡河漢，疏雨滴梧桐。」一坐嗟伏，爲之閣筆。與張九齡、王維爲忘形交，維嘗私邀入內署，適駕至，乃匿諸床下，而以實對。帝喜曰：「朕聞其人，而未見也。」詔出之，誦所爲詩，至「不才明主棄」，帝曰：「卿不求仕，朕未嘗棄卿，奈何誣我？」因放還。採訪使韓朝宗重約赴京，以劇飲不赴，竟不悔也。九齡鎮荊州，署爲從事。開元二十八年卒。維爲畫像郢州刺史亭，名曰浩然。鄭誠又更之曰孟亭，其高致可想也。宣城王士源得其詩，序而傳之。浩然詩每與而作，造意極苦。篇什既成，洗削凡近，超然獨妙。雖氣象清遠，而采秀內映，藻思所不及。當明皇時，章句之風，大得建安體。論者推李、杜爲尤，介其間能不愧者，浩然也。殷璠云：「浩然詩文彩豐茸，經緯綿密，半遵雅調，全削凡體。至如『衆山遙對酒，孤嶼共題詩』，無論興象，兼復故實。又『氣蒸雲夢澤，波動岳陽城』，亦爲高唱。去病案：『夢字平聲，此誤作仄。』

李頎，東川人。家穎陽，開元十三年進士。官新鄉尉。殷璠云：「頎詩發調既清，修辭亦繡，雖歌感善，玄理最長。」則其製作，亦可悟矣。

右即所謂盛唐四家是也。論世次俱早於李、杜，而論制作，固當讓二公出一頭地耳。然諸家詩格，亦自不同，沈德潛云：「意太深，氣太渾，色太濃，詩家一病，故曰穆如清風。右丞詩每從不着力處得之，襄陽詩從靜悟得之，故語淡而味終不薄，此詩品也。然比右丞之渾厚，尚非魯衛。」管世銘云：「以禪喻詩，昔人所詆，然詩境究實在悟，五言尤然。王、孟逸才妙悟，笙磬同音。同時李頎、儲光羲之徒，遙相應和，共一宗風，正始之音，於斯爲盛。」又云：「東川七古只讀得兩漢爛熟，故信手揮灑，無一俗韻。摩詰善錯綜子史，而言不欲盡，詞旨溫麗，音節鏗鏘，蔚爲一朝冠冕。高常侍豪宕感激，岑嘉州創辟經奇，各有建大將旗鼓，出井陘之意。」又評七言云：「王右丞精深華妙，獨出冠

時，終唐之世，與少陵分席而坐者，一人而已。李東川摘詞典則，結響和平，固當在摩詰之下，高岑之上。高常侍律法稍疏，而彌見古意。岑嘉州始為沈着凝煉，稍異於王、李，而將入杜矣。」

四子以外，復有常建、王昌齡、儲光羲三子，俱推作者。建，開元十五年進士，大曆中，為盱眙尉，殷璠《河岳英靈》首列其詩，且繫以論曰：「高才而無貴仕，誠哉是言。龔劉楨死於文學，左思終於記室，鮑照卒於參軍，今常建亦淪於一尉，悲夫！建詩似初發通莊，却尋野徑，百里之外，方歸大道。所以其旨遠，其興僻，佳句輒來，唯論意表。至如「松際露明月，清光猶為君」，又「山光悅鳥性，潭影空人心」，此例十數句，并可稱為警策。一篇盡善者，「戰餘落日黃，軍敗鼓聲死。今與山鬼鄰，殘兵哭遼水」。思既遼苦，詞亦警絕，潘岳雖云能叙悲怨，未見如此章句也。歐公亦云，吾嘗愛建「竹徑通幽處，禪房花木深」。欲效其語作一聯，久不可得，始知造意者為難工也。」

昌齡，字少伯，江寧人。開元十五年進士，補秘書郎，復中宏詞科，調汜水尉，遷江寧丞。以不護細行，貶龍標尉。世亂還鄉，為刺史閻丘曉所殺。殷璠云：「元嘉以還，四百年內，曹、劉、陸、謝風骨頓盡。頃有大原王昌齡，魯國儲光羲，頗從厥迹。且兩賢氣同體別，而王稍聲峻，至如「明堂坐天子，月朔朝諸侯。清樂助千門，皇風被九州。慶雲從東來，泱泱抱日流」，又「雲起太華山，雲山互明滅。東峰始含景，了了見松雪」，又「檣柝無冬春，柯葉連峰稠。陰壁下蒼黑，烟含清江樓。疊沙積為岡，崩剝雨露幽。石脉盡橫亘，潛潭何時流」，又「京門望西岳，百里見郊樹。飛雨祠上來，靄然關中暮」，又「奸雄乃得志，遂使群心搖。赤風蕩中原，烈火無遺巢。一人計不用，萬里空蕭條」，又

「百泉勢相蕩，巨石皆却立。昏為蛟龍窟，時見雲雨入」，又「去時三十萬，獨自還長安。不信沙場苦，君看刀箭瘢」，又「蘆荻含蒼江，石頭岸邊飲」，又「長亭酒未醒，千里思動地。天仗森森練雪凝，身騎駿馬白鷹背，斯并驚耳駭目，今略舉其數十句，則中興高作可知矣。予嘗睹昌齡《齋心詩吊軹道賦》，謂其人孤潔恬澹，與物無傷，晚節諱議沸騰，言行相背，及淪落竄謫，竟未減才名，固知善毀者不能掩西施之美也。按此節《河岳英靈》與《唐詩紀事》體異，因參用之。

光羲，兗州人。開元進士，官太祝轉監察御史。殷璠云：「儲公詩格高調逸，趣遠情深，削盡常言。挾風雅之道，得浩然之氣。《述華清宮詩》云：「山開鴻濛色，天轉招搖星」。又《游茅山詩》云：「山門入松柏，天路涵空虛」。此例數百句，已略見《荆揚集》，不復廣引。璠嘗睹公《正論》十五卷，《九經分義疏》二十卷，言博理當，實可謂經國之大才。」陳沈云：「《全唐詩話》光羲有汙祿山傷命之謗，然考《新唐書·藝文志·儒家類》，儲光羲《正論》十五卷，安祿山反，陷賊自歸。又有《從賊中詣行在日記》一卷，則光羲已自拔賊中，從亡靈武，與杜少陵麻鞋謁帝，大節相同，從未有表而出之者，可勝嘆哉！與皮日休之尊崇孟、韓，而受降黃巢之謗，同一不幸也！」以上通論盛唐。

管世銘云：「大曆十子，所傳互異，而皆不及隨州。或以長卿開、賈進士，輩行略先，然仲文與摩詰聯吟，皇甫茂政與獨孤至之贈答，而皆居其冠，何也？今就詩而論，且用五七律定之，當以劉長卿、錢起、郎士元、皇甫冉、李嘉祐、司空曙、韓翃、盧綸、李端、李益前後十人為定。而皇甫曾、耿漳、崔峒輩為附庸。苗發、吉中孚、夏侯審略之可也。」所見甚是，宜從之。

又云：「說者多以讀少陵後，繼以隨州，便覺厭厭無色。不知其詩與大曆諸公，并瓣香摩詰，原與子美異派。善讀者自當另出一番手眼心胸。」又云：「大曆諸公，善於言情，工於選料，學為七律者，從此進步，可以滌去塵俗。自此而之乎開寶，則沿河入海矣。」

劉長卿，字文房，河間人。開元二十一年進士，終隨州刺史。以詩馳聲上元、寶應間，權德輿謂為「五言長城」，皇甫湜亦云：「詩未有劉長卿一句，已呼宋玉為老兵。」其見重如此。渤海高仲武《中興間氣集》云：「長卿有吏幹，剛而犯上，兩遭謫，皆自取之。詩體雖不新奇，甚能煉飾。其『得罪風霜苦，全生天地仁』，可謂傷而不怨，亦足以發揮風雅矣。」明陽羨湯整序其詩云：「詩者，性情之所著也。人心憂樂萬感，咸以詩泄。故盛世不特顯者為詩和平，雖隱者亦無不和平，均以鳴其世之盛也。衰世不特隱者為詩悲憤，雖顯者亦無不悲憤，均以鳴其世之衰也。然則詩詎驕淫驕欲，得已而不已者乎？隨州之詩，其衰世之哀鳴者也。蓋長卿時國事尋荒，奸諛當路，忠良半已剝喪。所幸肅宗討賊，唐勢頗張，終其身又卒以賊敗，肅宗且然，其餘可知矣。故長卿所咏，如《聞王師收二京》、《聞迎皇太后使至》、《激烈踴躍，情詞慷慨，有忠君愛世風味》。其他所咏，雖無涉國事，而其意未嘗不懸於國家也。」

錢起，字仲文，吳興人。天寶十年進士，仕終尚書考功郎中。高仲武云：「員外詩體格新奇，理致清贍，芟齊、宋之浮游，削梁、陳之靡曼，迥然獨立，莫之與群。如『鳥道挂疏雨，人家殘夕陽』，又『牛羊上山小，烟火隔林疏』，又『長樂鐘聲花外盡，龍池柳色雨中深』，皆特出意表，標雅古今。又

「窮達戀明主，耕桑亦近郊」，則禮義克全，忠孝兼著，足可弘長名流，為後楷式。」

皇甫冉，字茂政，丹陽人。十歲能屬文，張九齡深器之。天寶十五年進士第一，大曆初累官右補闕卒。獨孤及序其集云：「五言詩之源，生於《國風》，廣於《離騷》，著於李、蘇，盛於曹、劉，其所自遠矣。當漢魏之間，雖以模散為器，作者猶質有餘而文不足。以今揆昔，則有朱弦疏越，太繁遺味之嘆。歷千餘歲至沈詹事、宋考功，始裁成六律，彰施五色，使言之而中倫，歌之而成聲，緣情綺靡之功，至是乃備。雖去雅浸遠，其利有過於古者，亦猶路轍出於土鼓，篆籀生於鳥迹也。沈、宋既沒，而崔司助顯，王右丞維，復崛起於開元、天寶之間。得其門而入者，當代不過數人，補闕其人也。高仲武云：「冉詩巧於文字，發調新奇，遠出情外。然而『雲藏神女館，雨到楚王宮』，與『閉門白日晚，倚杖青山暮』，又『遠山重疊見，芳草淺深生』，『岸草知春晚，沙禽好夜驚』，又『燕知社日辭巢去，菊為重陽冒雨開』，可以雄視潘、張、平、揖、沈、謝。又《巫山詩》終篇皆麗，自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、周、隋以來，探擷者珍奇無數，而補闕獨獲驪珠。使前輩失步，後輩却立，自非天假，何以迨斯？恨長轡未聘，而芳蘭早凋，悲夫！」

盧綸，字允言，河中蒲人。累舉不第，元載取其文，補闕鄉尉，歷官戶部郎中。嘗和暢當《懷舊詩》云：「吾與吉侍郎中孚，司空郎中曙，苗員外發，崔補闕峒，耿拾遺淦，李校書端，風塵追游，向三十載。數公皆負當時盛稱，榮耀未幾，俱沈泉下。傷悼之際，暢當博士，追感前事，賦詩五十韻見寄，輒有所酬，以申悲舊，兼寄夏侯審侍郎。」其歷述諸子云：「侍郎文章宗，傑出淮楚靈。掌賦若吹

籟，司言如建瓴。郎中善餘慶，雅韻與琴清。鬱鬱松帶雪，蕭蕭鴻入冥。員外真貴儒，弱冠被華纓。月香飄桂實，乳溜漉瓊英。補闕思冲融，巾拂藝亦精。彩蝶戲芳圃，瑞雲滋翠屏。拾遺與難伴，逸調曠無程。九龍貯瀟灑，三花寒轉馨。校書才智雄，舉世一娉婷。賭墅鬼神變，屬辭鸞鳳驚。差肩曳長裾，總轡奉和鈴。共賦瑤臺雪，同亂金谷笙。倚天方比劍，沈水忽如瓶。君持玉盤珠，寫我懷袖盈。讀罷涕交頤，願言躋百齡。綸之才思與十子梗概，於此略可睹矣。

李益，字君虞，姑臧人。大曆四年進士，累官太子賓客，禮部尚書。貞元間與李賀齊名，每作一篇，教坊樂人，以賂求取唱，為供奉歌辭。其《征人歌》、《早行篇》，好事畫馬屏障。嘗錄其《從軍詩》，贈左補闕盧景亮。序云：「吾自兵間，故為文多軍旅之思。或軍中酒酣，塞上兵寢，投劍秉筆，散懷於斯文。率皆出乎慷慨意氣，武毅果厲，本其涼國，則世將之後，乃西州之遺民歟？亦其坎軻當世，發憤之所致也。觀益斯語，是其詩亦略可想已。以上論大曆諸子。

就上所列，雖篇什賦咏，未減盛時。然近體較繁，古風漸遠，獨韋蘇州之古淡，絕勝右丞，而與陶為近。柳子厚之峻潔，鏗然作響，而綽有騷情，誠堪競爽。逮昌黎韓氏出，而實大聲宏，力追漢魏，句奇語重，器局一振。李、杜以後，一人而已。繼其緒者，則孟郊是也。昔高仲武撰《大曆詩作》，為《中興間氣》，余謂誠得韓、孟之徒，羅列一編，斯不愧稱中興。標題間氣，彼隨州、考功之倫，慮猶未有能當之者也。

韋應物，京兆長安人。少以三衛郎事明皇，晚更折節讀書，累官左司郎中，蘇州刺史，至貞元中尚存，蓋近百歲矣。初尚豪俠，後乃鮮食寡飲，焚香掃地。惟顧況、劉長卿、邱丹、秦系、皎然之儔，得廁賓客，與之酬唱。詩品高潔，比之陶潛。劉太真嘗與書云：「顧著作來，以足下郡齋燕集相示，是何情致暢茂適逸如此。宋齊間沈、謝、吳、何，始精於理意，然緣情體物，備詩人之旨。後之傳者，甚失其源。惟足下制其橫流，師擊之始，闢離之亂，於足下之文見之矣。」樂天《與元九書》亦云：「近歲韋蘇州歌行，才麗之外，頗近興調，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，自成一體。今之秉筆者，誰能及之？」然當蘇州在時，人亦未甚愛重，必待身後，然後貴之。

柳宗元，字子厚，河東人。進士仕終柳州刺史。少精警絕倫，為文章雄深雅健，踔厲風發，當時流所仰。及罹竄逐，乃益自刻苦，埋厄感鬱，一寓諸文，讀者悲之。沈德潛云：「柳詩長於哀怨，得《騷》之餘意。《愚谿》諸咏，處連蹇困厄之境，發清夷淡泊之音，不怨而怨，怨而不怨，行間言外，時或遇之。」管世銘云：「發纖穠於簡古，寄至味於淡泊，韋柳詩之定評也。蘇州沒後，識之者僅一樂天。柳州文掩其詩，得東坡而始顯。當時雖榮，歿則已焉。文章之道，乃反乎是。」

韓愈，字退之，南陽人。貞元八年進士，歷官吏部侍郎，卒年五十七。贈禮部尚書，諡曰文。為詩豪放不避粗險。皇甫湜所謂：「鯨鯢春麗，驚耀天下。栗密竊眇，章妥句適。精能之至，入神出天。」洵不誣也。然詩格之變，亦自愈始焉。司空圖《柳州詩序》云：「金之精粗，效其聲皆可辨也。豈清於磬而渾於鐘哉？然則作者為文為詩，才格亦可見，豈當善於彼，不善於此耶？愚觀文人之為詩，詩人之為文，始皆繫其所尚。所尚既專，則搜研愈至，故能炫其功於不朽。亦猶力巨而門者，

所持之器各異，而皆能濟勝，以爲勦敵也。愚嘗覽韓吏部歌詩累百首，其驅駕氣勢，若掀雷抉電，撐扶於天地之根，物狀其變，不得鼓舞而徇其呼吸也。其次皇甫祠部文集外，所作亦爲道逸。非無意於深密，蓋或未遑耳。今於華下方得柳詩，味其探搜之致，亦深遠矣。俾其窮而克壽，抗精極意，則固非瑣瑣者輕可擬議其優劣。又嘗睹杜子美祭太尉房公文，李太白佛寺碑贊，宏拔清麗，乃其歌詩也。張曲江五言沈鬱，亦其文筆也，豈相傷哉？噫！後之學者褊淺，片詞隻句，未能自辨，已側目相詆訾矣。痛哉！因題柳集之末，庶俾後之銓評者，罔感偏說以蓋其全工。「觀表聖此序，彼韓柳詩之品格，固可略辨矣。沈德潛云：「昌黎從李、杜崛起之後，能不相沿習，別開境界。雖縱橫變化，不迫李杜，而規模堂廡，彌見闊大，洵推豪傑之士。」又云：「善使才者，當留其不盡，昌黎詩不免好盡。要之意歸於正，規模宏闊，骨格整頓，原本雅頌，而不規規於風人也。品爲大家，誰曰不宜？其四言詩，唐人無與儔者，（平淮西碑）尤爲立極。」管世銘云：「昔人爲詩，未有用力於韻者。自韓昌黎橫空盤硬，妥帖排弄。韻寬者轉更出入旁通，韻狹者則界畫謹嚴，險阻不避。歐陽永叔所謂退之一生倔強，見於此也。然韻愈齟齬，詩愈精神，腕中固宜獨有神力。」又云：「不讀《南山》詩，那識五言材力，放之可以至於如是，猶賦中之《兩京》、《三都》乎？彼以囊括苞符，此以鑄鏡造化。」趙翼云：「昌黎本色，仍在文從字順中，自然雄厚博大，不可捉摸，不專以奇險見長。又云：游韓門者，張籍、李翱、皇甫湜、賈島等，昌黎皆以後輩待之。盧仝、崔立之雖屬平交，亦不甚推重。所心折者，惟孟東野一人，薦之於鄭餘慶，已推爲李、杜後一人。其《贈東野》云：「我願化爲雲，東野化爲龍。」

東野亦云：「詩骨聳東野，詩濤涵退之。」居然旗鼓相當，不復謙讓。至東坡《讀孟郊詩》，元遺山《論詩絕句》，皆抑孟而申韓云。

孟郊，武康人。年五十得進士第，鄭餘慶鎮興元，奏爲參謀，張籍私謚曰貞曜先生。詩有理致，然思苦奇澀。李翱嘗薦之於張建封，稱其五言，自前漢蘇、李，及建安諸子，南朝二謝，能兼其體而有之。李觀亦薦之於梁肅，言其詩高處在古無上，平處下顧兩謝。惟東坡目爲「郊寒島瘦」。沈德潛云：「島瘦固然，郊之寒過求高深，鄰於刻削，其實從性情流出，未可與島并論也。」而元遺山云：「東野窮愁死不休，高天厚地一詩囚。毋乃太過乎？」趙翼云：「中唐詩，以韓、孟、元、白爲最，韓、孟尚奇警，元、白尚坦易。詩以性情爲主，奇警者自在詞句間，爭難門險，而意味或少；坦易者多觸景生情，因事起意。眼前景，口頭語，自能沁人心脾，耐人咀嚼。此元、白較勝於韓、孟，世徒以輕俗訾之，此不知詩者也。元、白二人才力本相敵，然香山歸洛後，益覺老幹無枝，稱心而出。視少年時與微之各以才情工力競勝者，更進一籌。故自成大家，而元稍次。」

元稹，字微之，河內人。元和初，對策第一，官左拾遺。太和中，爲武昌節度使卒。

白居易，字樂天，自號醉吟先生，香山居士，下邳人。貞元進士，歷官太子少傅，刑部尚書，致仕卒。二人同時齊名，人稱元、白。或以樂府擅長，號元和體，集亦同名《長慶》。稹嘗與白書，言少時目擊藩鎮擅權亂國之狀，心體悸震，若不可活，適有以陳子昂《感遇詩》相示，吟玩激烈，即爲《寄思玄子詩》二十首，以達其意。久乃得杜甫詩，愛其浩蕩津涯，處處臻到。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，子昂

之未暇旁備。每公私感憤，道義激揚；朋友切磨，古今成敗；月日遷逝，光景舒慘；山川勝勢，風雲景色；當花對酒，樂罷哀餘；通滯屈伸，悲歡合散。至於疾恙其身，悼懷昔游，輒爲賦咏。又備於他欲，全盛之氣，注對語言，雜揉精粗，遂成多文。有旨意可觀，詞近古往者，爲古韻。意亦可觀，流在樂府者，爲樂韻。詞雖近古，而止於吟寫情性者，爲古體。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，爲新題樂府。聲勢沿順，屬對穩切者，爲律詩。稍存奇興，與韻爲流者，爲律韻。伉儷之悲，撫存感往，爲悼亡詩。近昵婦人，暈淡眉目，縮約頭髮，衣服修廣之度，及匹配色澤，尤極怪艷，爲艷詩。都八百首，二十卷。又與令狐文公書，言其感物寓意，可備矇瞶之采，詞直氣粗，罪戾是懼。惟杯酒光景，屢爲小碎篇章，以自吟暢。然律體卑下，格力不揚，苟無姿態，則陷流俗。欲得思深語近，韻律調新，屬對無差，風情句遠，而病未能也。江湖間多有新進小生，不知天下文有宗主。妄相仿效，又從而失之，遂至有編淺之調，皆目爲元和詩體。又白居易雅善爲詩，愛驅駕文字，窮極聲韻，或爲千言，或爲五百言律詩，以相投寄。自審不能過之，往往戲排舊韻，別創新詞，名爲次韻，蓋欲以難相挑耳。江湖仿效，而力或不足，則至於顛倒語言，重複首尾，韻同意等，不異於篇，亦目爲元和詩體。司文者考變異之由，往往歸咎於某，嘗以爲雕蟲小事，不足自明也。又白傳《洛社詩序》云：「予歷覽古今歌詩，自《風騷》之後，蘇、李以還，次及鮑、謝，迄於李、杜。其間詞人累百，詩章鉅萬，觀其所自，多因讒冤謫逐，征戍行旅，凍餒病老，存歿別離，情發於中，文形於外，故憤憂怨傷之作，十八九焉。世謂文士多數奇，詩人尤命薄，於斯見矣。又知理安之世少，離亂之時多，亦明矣。予著詩數

千首，作一數奇命薄之士，亦有餘矣。今壽過耳順，幸無病苦，官至三品，免罹飢寒，此一樂也。苦詞無一字，憂嘆無一聲，豈牽強所能致耶！蓋亦發中而形外耳。斯樂也，實本之於省分知足，濟之以家給身閑，文之以嬉咏弦歌，飾之以山水風水，此而不適，何往而適哉。觀於二公之自道，則其利病，亦略可睹矣。葉燮《原詩》云：「白詩如《重賦》、《致仕》、《傷友》、《傷宅》等篇，言淺而深，意微而顯，此風人之能事也。至五排，屬對精緊，使事嚴切，章法變化中，條理井然。讀之使人惟恐其盡，人每易視白，則失之矣。元稹作意勝於白，不及白春容暇豫。白俚俗處，而雅亦在其中，終非庸近可擬。」葉氏非輕許可人者，合之鷗北所稱元、白優拙，不具見乎？

同時張籍、王建，咸以樂府擅長，人號張、王。籍字文昌，吳人。貞元十五年進士，爲韓愈所重，仕終國子司業。建字仲初，潁川人。大曆十年進士，歷仕陝州司馬，與籍齊名相善。宮詞百首，尤傳誦一時。《唐詩紀事》云：「籍樂府清麗深婉，五律亦平淡可喜。七言則質多文少，人才各自有宜，不可強文飾也。」此外別出者，有李賀，字長吉，亦爲韓愈所稱。詩尚奇詭，絕去畦徑，號昌谷體。仕爲協律郎，年僅二十七而卒。杜牧序其詩云：「雲烟綿聯，不足爲其態也；水之迢迢，不足爲其情也；春之盎盎，不足爲其和也；秋之明潔，不足爲其格也；風樞陣馬，不足爲其勇也；瓦棺篆鼎，不足爲其古也；時花美女，不足爲其色也；荒國侈殿，梗莽邱隴，不足爲其恨怨悲愁也；鯨吐鰲擲，牛鬼蛇神，不足爲其虛荒幻誕也。蓋《騷》之裔，理雖不及，辭或過之。《騷》有感慨刺慰，言及君臣理亂，時有以激發人意。而賀所爲，得無有是！使且未死，奴僕命《騷》可也。」其推重如此。

然不善學之，則晦昧格塞，最易墮入惡道。蓋中唐之世，鑒於盛唐詩人之氣體明備，或有不可攀躋之勢。故其為詩，務極其心思才力，而別出於彪奇拗僻之塗，以標新而領異。或過求平易，使老嫗皆解。韓、白、李賀諸子，其尤著也。然而猶足矜柱以自存，故曰中唐。至晚唐則自義山、牧之外，一味仰人鼻息，專事依傍。甚至支離瑣碎，玩物喪志，益不足與於斯文之選矣。以上中唐。

晚唐藩鎮擅權，國運益亟，故文氣亦復浸衰不振。其能自樹者，斷推義山、牧之，時人亦號李、杜，洵堪輝映。最後則司空表聖一人而已。殆可謂結四唐之局者也。

義山名商隱，自號玉溪生，河內人。開成二年進士，柳仲郢節度劍南，辟判官，檢校工部員外郎卒。與溫庭筠齊名，號曰溫、李。然溫詩纖穠柔媚，直似詩餘，未足與李相頡頏也。當時樂天極喜李詩，有死得為爾子足矣之語，宋初楊大年等宗之名西崑體。王荊公亦喜之，謂學杜而得其藩籬，惟義山一人而已。朱鶴齡云：「義山詩乃風人之緒音，屈、宋之遺響，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，豈徒以徵事與博，擷採妍華，與飛卿、柯古，爭霸一時哉？」管世銘云：「義山當朋黨傾危之際，獨能乃心王室，便是作詩根源。其《哭劉蕡》、《重有感》、《曲江》等詩，不減老杜憂時之作。組織太工，或為得他家藉口。然意理充足，神韻悠長，異時西崑諸公，未有能學而至者也。」

牧之名牧，京兆萬年人。太和二年進士，復學賢良方正，仕終考功郎中，知制誥中書舍人。剛直有奇節，敢論列大事，指陳利病。其詩情致豪邁，人稱小杜，以別於甫。沈德潛謂其足矯當時柔媚之病，洵篤論也。司空圖最後起，而論詩特精。朱溫篡弒，尤能不污偽命，絕食而死，其氣節彌復

可取。同時韓冬郎偃，羅昭諫隱，亦以全節著稱，殆可謂歲寒三友者歟？圖，河中虞鄉人。咸通進士，自號知非子，耐辱居士；偃，字致堯，萬年人。龍紀元年進士，仕至兵部侍郎。以不附朱溫，貶秩，依王審知卒。有《翰林集》一卷。愛君憂國，氣格渾成，足稱其為人。別有《香奩》三卷，則和凝所作，嫁名於偃者也。見《全唐詩話》。隱，餘杭人，自號江東生。錢鏐引為錢唐令，掌書記，授司勳郎，溫以諫議大夫召不行，其詩以諷刺為主，《駕幸蜀》諸章，尤不忘本朝云。

要之，詩至於唐，盛矣極矣！莫以加矣！而初唐之世，如朝曦突出，蒼蒼涼涼，光芒雖已四迸，而曉露猶未晞也。至盛唐，則如日正中，光華煥發，令人不可逼視，磅礴乎不可尚已。中唐則日之既昃，而磚影遲遲，盡勝留戀。迨乎晚唐，而夕陽雖好近黃昏矣。管世銘曰：「五言肇興，至唐將及千載，故其境象尤博。就唐代論之，陳、張為先聲，王、孟為正響。常建、劉<sub>君</sub>虛幾於蘇、李天成。李頎、王昌齡不減曹、劉自得。陶翰慷慨喜言邊塞，儲光羲真樸善說田家。岑嘉州峭壁懸崖，峻不得上。元次山松風澗雪，灑不可留。李供奉襟情偶儻，集建安六代之成。杜員外氣韻沈雄，盡樂府古詞之變。韋、柳以澄澹為宗。錢、李以風標相尚。韓、孟皆戛戛獨造，而塗駘又分。樂天若平平無奇，而裨益自遠。其他一吟一咏，各自成家，不可枚舉。於戲！其極天下之大觀乎！七古則整齊於高、岑、王、李，飄灑於太白，沈雄於少陵，倔強於昌黎。蓋猶七雄之并峙也。前之王、楊、盧、賈，後之元、白、張、王，則宋、衛、中、山之君也。韓、翃、盧、綸、王、李之附庸。昌谷、樊南，退之之屬國也。惟李、杜則昌黎而外，蓋莫敢問津焉。」